



# 性情棋圣

□张建光



(本版插画依托 AI 技术绘制)

今年1月15日,国际儒联北京会议午餐。我与一位著名学者隔桌,知道他前不久做了一个手术,便趁隙上前,关切询问。先生低声告知,他的病情与聂卫平一样。我不知就里还宽慰他:“聂老师后来武夷山,还同我一块喝酒。”话毕告辞急奔机场。我在落地后打开手机,才知聂老师已走,先生所言有所指,一时心头波澜难平。

聂老师曾是武夷山市政府的顾问。上世纪末,他多次造访武夷山。我几次相邀,他总应我,天下风景无非一般。有位云南带团的老总,也慕聂老师之名,想见识他。我灵机一动,请她帮忙邀游。心想,我总劝,不免有“王婆”之嫌,若由一位素无瓜葛的外地朋友来邀,或能奏效。果然,聂老师同意成行。游览归来,他便“埋怨”我:“这么好的山水人文,你为什么不要我早点邀游?”“陪游的老总拿出拍下的照片,他不是坐着游九曲,而是“四仰八叉”躺着游完九曲。从那以后,凡有机会,他逢人便说,天下名胜,武夷为先。有鉴于此,我们聘请他担任政府“顾问”,他欣然接受。所谓“顾问”,是个只有付出,没有薪酬的虚衔。可聂老师却“顾”得勤,“问”得紧。

武夷山“天人合一”的山水人文精神,与围棋之道十分契合。因此,在武夷山创建国际性旅游度假城市战略中,我们很自然地将围棋作为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来打造。当时,中国棋院推出“中国围棋之乡”品牌,我认真请教聂老师拿到这个品牌需要什么条件?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又十分简单:“什么条件?我多来几次就可以了。”他说的“简单”并不简单,对武夷山做好,做对的,“严重”表扬,不够的方面毫不留情批评。在他和中国棋院的指导下,武夷山的围棋事业有了长足进步:氛围好,构建了从幼儿园、中小学到大中专院校

的完整普及体系。武夷学院还开了选修课,合格者可以拿到二个学分。十多年来,有4万余名孩子接受了围棋启蒙,参加正规培训近万人。相对于只有二十万左右人口的武夷山而言,这个比例不能不说是高的;赛事多。武夷山举办过“炎黄杯”“春兰杯”“名人战”“富士通”“中信杯”等国际国内的高端比赛,并累计承办了12场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分站赛。组队参加过泰国围棋联赛,参加过马来西亚、俄罗斯少儿围棋赛,与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多有赛事往来。武夷山的围棋赛事几乎月月不断。最终,凭借深厚的群众基础,高端的赛事平台与活跃的国际交流,2016年,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武夷山市“中国围棋之乡”称号。

我第一次接触围棋是上中专时。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大专生,“嗜学”如命,什么“学问”都想涉猎。刚好班上有位曾打入全省比赛前三的围棋高手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们开始学棋,但激起我们围棋热爱并作为终身兴趣的却是聂卫平老师——“聂旋风”。

20世纪80年代,围棋还是日本人的天下。彼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却在围棋史上敲下重锤。第一场,中国棋手纷纷败下阵来,而日方还有小林光一、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三位超一流棋手,藤泽秀行更是有59个冠军在身。谁能想到,聂老师挽狂澜于既倒,硬生生地将对方一一拿下,每一场,每一步,都让棋迷们心惊胆战又荡气回肠。第二场,中方又战仅剩主将聂老师,而对方还有五员悍将。啃下前四块硬骨头,最后一位是大竹英雄,两人苦苦缠斗七个小时,临近终盘,聂老师利用边角早已埋伏的棋子,突然发力,一举拿下胜利。赛前,聂老师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身后站着整个中国的棋迷,不能输。”第三场,日方派出最强阵容,要破聂老师“不败

金身”,但聂老师早早将比赛胜势固定,把冠军牢牢握在手中。消息传来,举国欢呼,中国棋院破例封他“棋圣”荣誉称号。很多同龄人回忆,当时中小学生在写“振兴中华”的作文,纷纷以他为例,更多棋迷都想见他,与他手谈。那次在武夷山,他一人与我们几人同时下让子棋,弈至中盘,他哈哈大笑:“你们不行了,输了。”收拾棋子时告诉我们,他最擅长下让子棋了,有次竟同108位棋手车轮战下授子棋,结果大获全胜。

中日邮电系统“富士通”比赛在武夷山举行。其间,聂老师执意请官本直毅九段与我下盘授子棋。在官本让九子情况下,我赢了比赛——这是我第一次胜了外国棋手,欣喜溢于言表。一旁聂老师对官本直毅殷勤有加,十分恭敬。看得出来,他是怕先生寂寞,才让我与他下棋消遣。事后,他同我说,当年到日本比赛,日方并不把他当回事,总是派女棋手与他对战,直到他赢了官本直毅,日方才重视起来,所以,他一直十分敬重日本棋界这位前辈。

就是这样一位在棋盘上缜密严谨,对他人关心尊重的“棋圣”,生活中却极为随性。他有一套自创的“理论”:烟要抽外国的“三五”,酒要喝国产的白酒。有次对酌,我们从傍晚喝到夜里,我因次日有会,便起身告辞。他却不解地看着我说:“怎么刚刚开始,你就要结束?”棋友们告诉我,聂老师其实心情一直不好,前段在电视上看到儿子孔令文比赛,高谈阔论的他,忽然就沉默下来,眼泪潸然而下。有位棋友还讲了他怎样抱住钱宇平,只为请对方给儿子下一盘指导棋。听完这些,我便又坐了回去,陪着他,直到夜深。

如今,大师已去,我看看空落落的棋盘棋子,仿佛置身冰冷的黑白世界,无言以对,情何以堪。

## 春日与鸟鸣

□温丽雅

风将冬天捻作薄雾时  
春天便从虚无处起身  
不寄书信  
不寄书信  
只在叶梢微微一颤  
世界就泛起了轮廓  
鸟鸣是神的耳语  
穿过云烟的间隙  
滴落人间  
它不占有任何一片羽翼

不留恋一丝回响  
却让寂静染上晨光的暖  
虚无并非空荡  
是万物苏醒前的凝视  
如同花开不问来路  
飞鸟不证踪迹  
风动、声起、春深  
无言之中  
自有天地清亮的和鸣

## 小纸船

□张小明

小时候  
总喜欢折小纸船  
拿到村东头的小溪里漂流  
我不知折了多少  
直到小学课本被撕光  
小纸船何其幸运啊  
听着小溪流的歌儿漂向了远方

长大后  
我也漂泊远方  
却找不到童年的小纸船  
故乡的小溪淙淙流淌  
村东头岸边的小草  
凌乱在风中  
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



## 考亭楹联,人生箴规

□周而兴

麻阳溪水潺潺流过考亭书院门前,默默地见证八百余年的沧桑变迁。书院前石牌坊上的“考亭书院”刻字,经年累月的侵蚀变得模糊,却依然古朴苍劲。我每次来到考亭书院,总会在那两副楹联前驻足凝望,思绪蔓延。

一副是“沧洲精舍”大门两侧的楹联,“佩韦遵训,晦木谨师传”;另一副是“建本文化展览馆”门旁的楹联,“道迷前圣统,朋误远方来”。

初读时觉得楹联字句晦涩,不明其义。随着自己的岁数渐长,以及对朱熹了解渐多了,再细细品,才渐知其深意。这哪里是普通的楹联,分明是朱熹晚年自省的心语,也是他写给后人的处世箴言。

南宋绍兴三年,六十二岁的朱熹迁居建阳考亭村。此前,他饱尝了世间的艰辛,仕途上屡遭挫折,且被卷入学术争辩,他的学术被贬斥为“伪学”。

朱熹到考亭时,本想寻一处安静,潜心讲学著述。起初在距城区约2.5公里的玉枕山麓修建竹林精舍,不料,慕名而来的弟子络绎不绝,于是,竹林精舍渐渐扩建为沧洲精舍,而后又成了考亭书院。他在此讲学八年,修订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笔耕不辍,诲人不倦,直至七十岁病逝于此。

八年,近三千个晨昏。这位垂暮老人,每日面对满室弟子,讲经论道,校勘典籍。这样的晚年,无喧嚣之扰,却有负重之重,安静里坚守沉甸甸的信仰。

第一副对联,八字皆是自勉。“佩韦”是个典故,讲的是性子急躁的西伯豹,常在身上系一块柔韧的皮韦,提醒自己遇事要从容些。朱熹说自己也要“佩韦”,可见他心里清楚人有短处,得时时自省修正。“考训”是父亲朱松的教诲,“晦木”是他自己的号,“师传”是老师李侗传下来的学问。

整副联的意思是:人要把锋芒收一收,把内在的德行养一养,对得起父辈的教诲,接得住师门的传承。从这两句话里,能看出朱熹待人接物、做学问,都是把“尊师孝亲”和“慎独修身”放在里头的。

第二副对联,原本是朱熹的学生赵蕃题写的“教存君子乐,朋自远方来”,说的是迎客时那份祥和自在的心情。

可是,朱熹觉得对联内容不妥,就提笔改成“道迷前圣统,朋误远方来”。意思是:前代圣人的道理深得很,我自己都还没弄明白,远道而来的朋友如果跟我学,不就耽误了人家?

这一改,彰显了朱熹对“教”与“学”的透彻理解。朱熹说自己“道迷”,不是客套,是真的明白,读书人只有知道自己懂得不够,才肯安下心来,不断求索。

如今,考亭书院已成为朱子文化的核心展示区域,是传承理学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方,享有“闽学之源、理学之巅”的美誉,吸引着海内外学者与游客前来瞻仰。

麻阳溪水流淌不息,石牌坊默然伫立。考亭书院的这两副楹联,历经岁月洗礼,依旧在昭示至理:为人一世,当潜心治学,笃实躬行。



松风图(国画) 徐成文作

#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

